

亞細安 02

夢土亞細安

亞細安華文文學作品集

碧澄 編

亚细安 02

○ **梦士** ○
亚细安

碧澄 编

大将事业社 出版

亚细安02

夢土亞細安

作 者：朱喻 等
编 者：碧澄
策划编辑：徐婉君
美术编辑：史美星
执行编辑：王兆聰
编写助理：刘慧仪
封面设计：王德志
打 字：中美电脑打字排版中心

社 长：傅承得
发 行人：傅兴汉
行 销 顾 问：林谷焯
创 意 顾 问：游川
印 务 顾 问：陈丽虹
法 律 顾 问：吴汉强、王瑞隆 律师
行 销 助 理：梁胜义
读 者 服 务：陈丽娟、李蕙杉、谢妙兰
出 版：大将事业社（马来西亚）
发 行：大将事业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473710-T)

Gr. Flr. , Vision Learning Centre,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 L. , Malaysia.

Tel:03-2066288 Fax:03-2066266

E-mail:mentor@po.jaring.my

websites:mentor.com.my

印 刷：Oriengroup Sdn. Bhd.

第1版第1刷：2000年11月15日

定 价：RM 30.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国际书号：ISBN 983-9768-95-6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Bi Cheng, 1941-

[Meng tu Yaxi'an]

梦土亚细安／碧澄 编

(亚细安：2)

ISBN 983-9768-95-6

1. Chinese literature--Asia, Southeastern. 2. Southeastern Asian literature.

I. Bi Cheng, 1941-. II. Series: Yaxi'an; 2

895.1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目 录

汶 莱

- 2 三更有梦书当枕 ~ 朱喻
6 汶莱情结 ~ 煜煜
11 伟光与我 ~ 鹰
13 戴素珍与戴安娜 ~ 胡斐
16 黄肉山榴桂 ~ 旅者
18 海洋的申诉 ~ 林岸松
20 燃烧的烛 ~ 罗米欧
22 波轮的话 ~ 语桥
24 梳子的烦恼 ~ 方竹
26 汶莱作家及作品 ~ 草地人

菲 律 宾

- 30 生日礼物 ~ 白浪
33 娟娟 ~ 三祝
36 心中有爱 ~ 修如
41 21世纪微型小说价值观 ~ 庄子明
43 忠孝忍量 中华美德 ~ 王勇
46 施至成印象 ~ 林素玲
48 阿拉斯加的小丛林 ~ 吴新铨
51 大众煮妇 ~ 王锦华
55 异乡女子 ~ 一泓
58 家姑的遗泽 ~ 林秀心
61 茉莉花变奏曲 ~ 李惠秀
64 与你分享爱 ~ 杨韵如

- 66 同窗爱被利用 ~ 蔡明正
 68 鹤蝶情深 ~ 卮群新
 71 一举累十觞 ~ 张淑清
 74 日子 ~ 施文志
 75 梦的租界 ~ 月曲了
 76 安静的日子 ~ 月曲了
 77 陀螺 ~ 白凌
 78 父亲，又中秋了 ~ 蒲公英
 81 改造自己 ~ 明澈
 82 水手恋歌 ~ 紫峰
 84 车·路 ~ 东晓

印
尼

- 86 西瓜小宁河 ~ 白放情
 89 草木皆有情 ~ 明芳
 91 我听到印华之声 ~ 刘曾
 93 《金门忆昔》读后感 ~ 慕·阿敏
 95 爱的十字架 ~ 立锋
 98 惊弓之鸟 ~ 林万里
 109 老马车夫阿巴斯 ~ 刘昶
 104 踏脚车 ~ 雯飞
 106 美丽的错误 ~ 茜茜丽亚
 109 瓜棚 ~ 黄裕轩
 111 棋友夜谈 ~ 思闻
 114 蚊子 ~ 雨村
 116 越野爬山纪事：雾海奔波 ~ 高鹰
 118 沙石缝隙中挺伸的绿草——漫话印华文学 ~ 幸一舟
 120 寄三闾大夫——屈原 ~ 北雁
 121 中秋月饼 ~ 金梅子
 122 最后一滴鳄鱼泪 ~ 袁霓
 124 短诗两首 ~ 白羽

马来西亚

- 126 最佳职业 ~ 碧澄
 130 孝顺 ~ 陈政欣
 133 过去的信 ~ 朵拉
 136 阅读随笔——世俗人间的好 ~ 李忆茗
 142 包袱 ~ 曾沛
 147 股票必赢术 ~ 云里风
 150 苍松与老屋 ~ 翠园
 154 得失感恩 ~ 蒙路
 157 王昭君和亲是屈辱吗? ~ 陈泽坡
 160 嵌在南太平洋里的明珠 ~ 冰谷
 163 回不了家的萤火虫——多情恋惜曹又方指尖小性灵 ~ 柏一
 166 另一片天空 ~ 潘友来
 169 芭河流不尽童忆 ~ 梦平
 174 有求必应 ~ 小双
 177 永结无情游——姆鲁山洞纪行 ~ 戴小华
 184 文殊寒山子 ~ 文征
 187 垂钓 ~ 白杨

新加坡

- 190 我与电影 ~ 鸣宙
 192 今夜冷雨滂沱 ~ 柯奕彪
 196 红颜知己 ~ 君盈绿
 199 如烟的真相 ~ 陈志锐
 202 无锡·温情·和水——太湖游散记 ~ 邢致中
 205 绿的延伸 ~ 君绍
 207 文艺年青化及年青化文艺 ~ 丽茜
 212 我们能共同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做些什么? ~ 骆明
 219 要活得快乐 ~ 叶苗
 220 行行好! ~ 心珍
 222 永远都在伞内 ~ 董农政
 224 管好自己的一张嘴 ~ 黄美芬

- 226 难忘祭灶日 ~ 汀上红
228 罗莽湖上 ~ 罗伊菲
230 蠹鱼搬家 ~ 骆宾路
235 玉龙雪山 ~ 贺兰宁
237 造境 ~ 烈浦

泰
国

- 240 英姐 ~ 老羊
244 千古罪人 ~ 黎毅
248 钻戒 ~ 倪长游
252 剃刀边缘 ~ 胡惠南
255 我家的小院长 ~ 梦莉
260 海忆 ~ 陈博文
262 哦！我的金丝雀 ~ 白翎
265 古册 ~ 洪林
268 真凶 ~ 马凡
271 悔 ~ 修朝
273 黑影 ~ 晓云
275 新生 ~ 林牧
277 另一种轨迹 ~ 兰徽
279 庐山仙人洞 ~ 司马攸

越
南

- 282 舐犊情 ~ 刘为安
286 倒在血泊中的爱 ~ 若菁
290 绿满窗前 ~ 黎冠文
292 今夜西贡留下你的笑声——写在尹玲回越 ~ 陈国正
294 电话里的爱情 ~ 刘为安
296 水天一吊桥 ~ 黎冠文
298 因为风，想起十一月的哭声 ~ 陈国正

300 后记 ~ 碧澄

汶
菜

三更梦书当枕

朱喻

我从不讳自己醉心文学，酷爱文学创作，因此，在这，我很乐意和大家略略介绍我喜爱的书籍和作家。每一次与文友谈论写作，交换阅读心得，都叫我雀跃不已，五内翻涌般的喜悦。

今年二月份的一个春节假日，入幕时分，访一粟，可说是难得的相聚。当涉及文学著作的话题一打开，大伙不禁欣喜的提出自己近期读过的书籍和作家的近作。

那个凉风徐徐的黄昏，我们畅谈张爱玲、林清玄、张晓风、蒋勋、三毛、梁文福、刘墉、柏杨、余秋雨、王润华、淡莹、张曼娟、陆浩平、余光中等，也分享我们对这些作家文章的看法。两、三年来，曾经向旅者提议邀请新加坡作家梁文福来汶主持文学讲座的计划；当时，旅者遇到经费、场地等问题，这一次，与一粟相聚，我又旧事重提，她答应转述留台同学会写作小组。我认为邀请他来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年纪与我们比较接近，另一方面，他来自新加坡，背景与我们相差不远，沟通方面的层次，可能可以比较深入。我读过他不少的散文集，其中包括他早期的《曾经》、《最后的牛车水》，诗文集《其实我是在和时光恋爱》和最近的《自然同窗》。从他的文章，可发现他的文学底深厚，音乐才华更是令人激赏。

再说到张爱玲，那是因为近期与妻往美里之间，买了一本《张爱玲纪念文集——华丽与苍凉》后，读到她的挚友林式同、宋淇、夏志清等人对她才情的高度评价而震慑。其中夏志清认定张爱玲

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这一句，让人羡慕；虽然那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一年。我不是张爱玲迷，但我看完那本别人写她的书后，妻又买了她写的《秧歌》、《流言》、《对照记》；再后来，妻自学校图书馆借来《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把她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第一炉香》等小说也收录在里面，一时间，我与妻似乎沉淀于张爱玲的文学世界，对她也有点认识了，只是感觉她的一生，就像那本纪念文集一样——华丽与苍凉。

一九九三年三月杪远赴台湾参加汶华青年观摩团活动，在溪头买了陆濤平的《谁应该与我相遇》后，陆续又买了他写的《相遇自是有缘》、《千山万水情》等，我感受了他那种热爱生命，充满了人文精神的情怀，特别是他努力与积极进深求上进的宏大性格。因为担任电视记者的关系，他到过很多国家，促使他更能体会世界各国风土人情，他有了关爱社会，环抱世界的胸怀，难怪宋楚瑜评论他的文章：“您在繁忙紧张的电视采访工作之余，将深入台湾与大陆社会各个层面的所见所闻，化作文学，为这一页剧烈的历史留下见证，更能触动人们的心灵。”

张晓风，我几乎已看完她所有的著作，从她的《地毯的那一端》、《给你，莹莹》、《愁乡石》、《黑纱》、《步下红毯之后》、《玉想》、《从你美丽的流域》、《你还没有爱过》、《我知道你是谁》等到小说集《哭墙》及戏剧集《武陵人》等。名作家余光中称赞她的文笔亦秀亦豪，而我却认为她的名字总让人想到那些婉约、典雅感人的散文，也因此，我认为她的散文写得最好。

另外，我亦喜欢台湾作家蒋勋的作品，诸如《大度·山》、《多情应笑我》、《今宵酒醒何处》，我都拜读过。有人形容他的文字像山一像笃实厚重，在寂静无声中含蕴着丰沛的生命力；他的散文如水一样委婉明澈，有说不完道不尽的余韵。

文学著作，真情感人，才华文章，流芳百世，可是，如何去评鉴一部文学作品的伟大与否？世界文艺创作的著名作者艾略特（T.S.ELIOT）在他的文章《宗教与文学》中写道：“一部文学作品是否伟大不能纯粹从文学观点去评判；虽然我们必须记着：

它是否文学则一定要从文学的观点去评判。”看到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台湾的“时报文学奖”、“年度散文选”、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花踪奖”、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金狮奖”等鼓励写作者的活动，我内心总会激起一股澎湃不息的感受，久久不能平静。什么时候，这种文学活动抑或文艺创作气候可以在汶莱占一席之地？

台湾作者林锡嘉编的《八十年散文选》（1991）中提到他对“现代散文”的要求，常以“感动人”为首要，虽然，文学的取境要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然在新时代的“现代散文”创作中，却发现有不少作品均倾向于裸露社会的病态现象与批判，而不见真诚心境；以这样的时代声音，我们似乎也看到了“现代散文”另一种新的文觉观点的面貌。”这似乎值得我们去探讨。

另外，杨牧编的《现代中国散文选Ⅱ》一书中，有一段文字这么写：“中国散文源远流长，品类繁复，为传统文学之瑰宝，迨二十世纪初叶，因艺术风潮及社会环境之刺激，幡然一变，以白话为基础，于文学感性，知识体悟，和社会观察各方面进入一波澜壮阔之新时代。本书由杨牧编选，费时两年，标准严谨，资料丰富，上自周作人起，历五四、三十年代之流变发展，下达当前台湾现代散文学，七十年翰林文苑，选录各体各派代表作五十四家，以文学史的义法展示中国近代散文的发轫、成长和变化，并撰专文论述其特征和源流于书前，以时代先后汇为一帙，洪范体例，坚实完整。”这一段文字促使我联想，我们何时才能看到那些记录汶莱华文文学的变化轨迹的报道？

也许，汶莱没有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绝佳环境，但是，我们就这样任其荒凉吗？有时候，我真的希望出来呼吁喜爱写作的人士努力创作，写出质量皆佳的文章，更希望这个呼吁能掀起汹涌的波涛，看到“经国大业，千古盛事”的文章在海内外的报章杂志出现。

我曾经说过，文学创作是一条孤单且寂寞的路，没有强韧的毅力是无法走下去的。谁愿意在汶莱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中，留

下鲜明的文字辙痕？一粟说，期待志同道合的文友多相聚，彼此扶持鼓励。新加坡作家张挥在一九九七年元旦开笔的文章写着：“写作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在过去了的三十年写作的岁月里，我发现文学创作具有一种维护自身个性和尊严的力量；而且，我也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养成对人生景凝眸沉思的能力与癖好。我会轻易放弃这种能力与癖好吗？我会就这样提早结束我的文学生命吗？我想，我是不会甘心这么做的。过去，我把写作视为“紧急而重要”的事项来处理，所以就要熬夜。现在，我不想熬夜了，只好把它归入“不紧急但重要”事项来加以落实。可以少写，可以慢写，但不可以不写。”但愿张挥这番意味深长的话能激励我们继续在文学的天地里探索，前进。

汶莱情结

煜煜

乘着开斋节假期，我陪同弟妹、妹夫、小侄子、侄女及外甥们到汶莱和平之乡的首都斯里巴克湾市的奴鲁伊曼皇宫向汶莱苏丹陛下、苏丹后、苏丹妃及皇室成员们祝贺节日快乐（Selamat Hari Raya）。

每年开斋节的第二天至第四天，奴鲁伊曼皇宫均在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四时开放以让全汶各阶层人民及外国到访者向汶苏丹陛下、后妃及各皇室成员贺岁节。这已是我第四次参与。那种全民欢腾的热闹景象，使我深深感动。

记得三十多年前，少女时代的我首次踏上汶莱国土。其时，油城诗里亚的大油桶，钻油井及熊熊燃烧的高火把最令我惊叹。那些火光把四周照亮得如同白昼，热烘烘地叫你无法接近，尤其海边那一盏，我曾站在远处遥望良久，印象特是深刻。

那一次，友人带领我与姐姐从美里直上马来奕，经诗里亚、弄勿、双溪岭、打里塞、再上都东、斯市到摩拉海港，然后返回诗里亚夜宿。一天内跑了全汶大半个国境，走马看花的也拍下不少景点！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如诗里亚邮政局旁的风尾松一景，三十年来一直占据我脑海；广阔洁白的摩拉天然海滩；具乡野风味的马来奕河畔，充满情调的汶来河上风光（Kampung Ayer）迄今均未曾褪色。

第二次重游汶莱国是在七十年代初，那时对文莱已不那么陌生，我与一班朋友直上斯里（斯里巴克湾市简称），参观汶莱博

物院、水族馆、游汶莱河畔，再乘船过境林梦……

真正旅居汶莱始自1974年，那年八月，从报上获悉汶莱拉慕岭的九汀中华学校欲征聘教员，毅然致函应征，第三学期开课即走马上任，年方廿三岁。

回想起来，仍有些不敢置信自己当时的胆识。那真是个人全新尝试。虽说这之前在家乡里已有几年教学经验，但那时是一名普通教师，且有多位同事共处；而来到九汀中学教师，身分竟是校长，同事只得一位，且此间华小因经常请不到教师，学生来源短缺，已面临关闭恶运，因此，我必须肩挑整顿学校，面对一切挑战的重任。

我当时的心境是很乐观的，与在教育部任职的张董事长见面交谈后，（张现已改行从商）再与前任董事长刘老伯（学校创办人之一，现已故）及另几位董事打过招呼，便被安排与同事蔡（其实是老同学）暂住在名誉董事长吕老板（现已故）的板厂里，开始了新的粉笔生涯。

板厂和学校相距约两公里路程，吕老板的车子免费接送我们，偶而也借用张董事长的。大约一个月后，我们搬到宋董事（教育部职员现为中学教员）旧居住宿，一年后新校舍建成，在新校舍旁增建两房，我与蔡始有了正式居所。

提及我初抵时的学校环境，实是比山芭还要“山芭”。住家式的破旧高脚木板屋，有一道木桥与后面小厨房相连，四周尽是杂草和树，放学后人烟渺茫，夜晚蚊虫纷飞，说有多荒凉就多荒凉。

或者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以一个受华文教育的年轻女子，在一个以巫语为国语的回教国，当一个地处偏远，校舍简陋的华小校长，我居然毫无心里压力，与校董、家长、学生们相处甚欢，与官方人员接触亦不觉得为难。其实，全校学子仅三位左右，华族、杜顺族参半。平日教学，华语是为媒介语，但与官方人员交谈则以巫、英语为主。其实，我的巫语在那时仍半生不熟，说英语亦吞吞吐吐，犹记有次与教育部督学用巫语对话，‘banyak’与

‘ramai’被我混为一体，还有劳他当面指正，而我仍然笑嘻嘻，“脸不变色心不跳”。

是那一股干劲和充沛的活力，我在九汀华小一教三年多，校务渐上轨道，教师由两位增至五位，（包括政府派来的两位巫文教员）学生由三十位增至五十位，学子成绩逐年提升。这期间，董教合作得天衣无缝，我们增建校舍，到处筹款乐捐，一切亲力亲为积极办理。终于校舍落成，择日来个落成典礼暨游艺晚会，大事庆祝一番，其他学校如奕中亦拔刀相助，呈献几个精彩节目。最难能可贵的是，远在斯市的拿督王金纪先生，迢迢数十里赶来捧场，瞥见他坐在我们临时布置的露天广场前排，仰着头在欣赏每一个节目演出，神情是那么赞赏与专注，直至十一时散会，我禁不住万分感激。

在拉慕岭九汀的三年多生活是温馨愉悦的。这一带是农村，村民们大都温和善良。他们对我们格外关怀，时不时送来一些蔬果瓜豆之类，并邀我们到他们家作客。我们除了上课，闲暇时便到附近农家走走。去得最多的是宋董事的菜园，他身为教育部职员，但每天一下班，即由斯市驱车返回住家，立刻换上工作服，拿了锄头，到后园协助其父种瓜菜。每逢周五，他把长得肥肥嫩嫩的瓜豆和油绿鲜美的蔬菜收割打包好，送到双溪岭他姐夫外，以备周末、周日载往马诗区斗磨场出售。我与蔡常乘便跟他到双溪岭，去看另一处的农村本色。

双溪岭确是有名的农牧区，几乎大部分人都以种植或养鸡鸭，牛羊猪只为生，我认识的一位文友刘凡（水旁）（现为牧师）；家里即是开农场的，他们还有一大片果园，我们到访时，他送了四棵榴连秧苗予我，可惜我返校后没好好照料，不久即告夭折。三年多一晃而过，这段日子里，我在拉慕岭、九汀留下不少足迹，有时亦到都查、斯市游玩。

1977年岁暮，我因长子稚幼无人照顾而放弃了教职。呈上辞职信后，董事长及多位董事（洪、宋、陈、田、方等）均三番四次加以挽留。我在事业与孩子无能兼顾下，婉言谢绝。结业典礼

后，董事部在当晚隆重设宴欢送，令我感激涕流。席间，刘老伯更显得万分难舍，他泪眼迷朦，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表示他已一大把年纪，我走后不知何年何月何见重见，希望有机会返汶时再去看看他。万一他逝世了，也一定要到他坟上去上支香，告知他我的到来……他那份视我如亲女般的情意，我无以为报。若干年后，我有缘再访九汀，刘老伯已撒手西归。我确曾到他坟前去凭吊，唯一时没买到香烛，未知他老人家会否见怪。

岁月匆匆，离开九汀中学校后，我迁居民都鲁，第二年二儿子出世。三年后小女相继降临人间，隔年返回美里定居。不知不觉八年光阴已流逝，那二千九百个日子，已完全与汶莱脱离了关系。

原以为在汶莱的生活早已划上休止符。岂料上苍安排，于1986年初，我又重临汶莱——这个曾经让我度过三年多快乐时光的旧地。

虽是旧地重游，感觉完全不一样，上次是为单纯的理由而来，此次却是为现实的生活所驱使。

在人生里程碑上，这一程是较踏实而平静的。我在双溪中岭学校觅得一职位，主要担任华文科、体育与户外活动。我的三个小孩均随同我到此校接受教育。那年小女刚满五岁，正好进入幼稚班就读，大儿子小四、二儿子一年级。

中岭学校位于双溪岭马诗公路旁的一个山小坡上，背山面海，环境清幽。教员宿舍就建在校舍右边，校园四周椰树迎风招展。校舍前方有篮球场，左面是操场和停车房，后边是更高的斜坡，一大片树林葱葱郁郁。林间尚有清泉，自山腹中潺潺流出，泉水洁净无比，味甘甜可饮用。

中岭学校说得上是诗人雅士的好住处。整日里微风轻拂，暑气全消。站在校舍楼上凭栏远眺，湛蓝大海及点点邮轮尽收眼底。黄昏夕照，又是美景当前，有兴致则可随意坐在宿舍梯口，观赏那火红的大圆球，在七彩缤纷的云朵衬托下，渐渐地沉入海里。夜晚时分，气候更清凉如水，沁入心脾，精神为之一振，坐于草

坡之上，沉思冥想或数星望月，均令人旷神怡，杀那间除去一切烦忧。

就在如此“与世无争”的环境里，我一住十三载。上课、补习、阅读、写作，日子在昼夜交替中飞逝，孩子们在朗朗读书声中成长。如今，老大、老二即将大学毕业，小女也快念完 A Level，而我，已由青年步入中年，虽未满头华发，相差亦无几。

十三年，不很长也绝不短的一段时日，除了假期，我都身在汶莱，与汶莱的学子，同时，亲友们分享快乐，分担愁苦。我们结伴同行，踩遍汶莱的每一寸土地，自马来奕县到都东县，汶莱摩拉县到丹布隆县，或坐车或乘船，公园，湖泊，瀑布，小溪，我们都不愿错过，尤其是享誉东南亚甚至全世界的庶鲁东公园，我前后到过无数次。那儿的环境之美，设计之新颖，娱乐场之多，足可比美美国和日本的迪斯尼乐园。无论大人、小孩、青少年，均爱到此一游。单只广场上的舞台及音乐喷泉，已叫人叹为观止（美国红星麦可积逊曾受邀在此舞台献唱）。另者：水上乐园，云霄飞车，海盗船，旋转摩天轮，音乐椅，太空汽球，Break Dance，Take Off，碰碰车，火车，小跑车……不胜枚举。这些玩艺大多数是年轻人的最爱，老年人较不适合，但若是要散步谈心，这儿无疑是最佳场所，因凉亭绿茵处处可见。

遮鲁东公园无可否认乃全汶最大最美之游览胜地，占地非常广。据说目前尚未建竣（现今建成的未达全盘计划之一半），可想而知它的宏伟与非凡。

汶莱和平之乡，资源丰饶，环境幽雅美好，生活宁静幸福，她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安乐之乡。我在汶莱旅居近二十载，几乎已相当于半个汶莱人。对汶莱，我已有一分不割舍的感情。那分亲切和熟悉感，或许比不上土生土长的汶莱子民，然我这份感恩的心，却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的。